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謀畧　倚任

謀畧

夫巨猾乘時偷安天位雖目下裁物終底於阽危而臨事制機多擅於權譎合奇正於樽俎料虛實於帷幄胸如神㸦𡙇出人表惜乎志踰其量任過於力福不盈皆

禍重於地借使識寶命之有數知神器之難移而能戮力勤王奮庸熙載忠畧兼茂功名並劭則可謂知終以存義可久以立德與夫僭竊苟得禍移宗族者異矣噫叔皮之論王命士衡之賦豪士者盖謂此也

前涼張茂為涼州牧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謡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行涼域

前趙劉曜僭即帝位既破隴右賊陳安時劉曜與涼州

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戍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觀之不出

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

餘具僭偽事大門

後趙石勒初為劉聰冀州牧既攻取鄴三臺以從子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幽州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祐陸抗書相聞時長史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

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
譎遣使無誠欵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
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甲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
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
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
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
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
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

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耳伏願陛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公當察勒微心慈盻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

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何怪乎且自古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

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
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
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
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
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
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者也於是輕騎襲幽州浚將佐
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
斬乃命設饗以待之於是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

伏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驛送襄國市斬之

前燕慕容廆初為鮮卑都督晉惠帝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别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

百里俘斬萬餘人懐帝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時
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懐集
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隂結髙句驪及宇
文叚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元帝大興初三國伐廆廆
曰彼信崔毖虛説邀一時之利烏合而来耳既無統一
莫相歸服吾今破之必矣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
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懐疑貳迭相猜防
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

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廆簡鋭士配世子皝推鋒於前次子翰領精騎為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大敗之宇文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

慕容皝既為燕王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

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髙陽所過燒焚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户

慕容儁僭即帝位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群小以朕東廵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内外戒嚴

前秦符堅僭即天王位密謀兼并欲觀釁慕容暐釁隙

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燕太尉侍中皇甫真兄典仕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慕容暐請窮詰之暐并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一人哉真亦

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

後秦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奮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建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虎之義也萇遣諸將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乃執符堅遂僭即帝位還安定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

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符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符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必濟矣遂帥師于湼源師奴率衆来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収其士馬及符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

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克之諸將咸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將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為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

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群下恠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来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来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時鎮東苟曜據逆萬

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収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繇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虚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萇如陰密攻登勑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奸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来見汝汝便執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

緯讓而誅之符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闟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而興因襲平凉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

後凉呂光初仕符登為鷹揚將軍會符雙反於秦州堅將楊世成為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欲速戰光曰興

初破世成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粮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粮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領秦河二州牧明年長安秘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

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秘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户降於國仁

乞伏乾歸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為吕光所伐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吕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

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吕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凉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沮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爲乾歸所敗遂斬之

北燕馮跋初爲慕容熙所怒密欲誅跋兄弟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

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未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

南凉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叚業阻兵張掖虖氏假息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叚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縣巳千

里代人粮運懸絶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并吞之志

南燕慕容德初為慕容暐所封范陽王俄而符堅將符

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慨慷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後遇暐敗徙于長安及苻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還次滎陽德言於暐曰昔勾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弊以復社稷暐不納

北涼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来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

徒數千户而還僜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千餘户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其後蒙遜攻浩亹而蛇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

稱得浩亹將進軍黄谷士業聞而大恱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

夏赫連勃勃僣稱天王大單于諸將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内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系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

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其後宋高祖爲晉將將兵伐後秦姚泓勃勃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尅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

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遂僭即帝位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

前蜀王建初為西川節度使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東川節度使顧彦暉懼而乞和請與岐人絶建許之其後山南之師寇東川彦暉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虚掩襲梓州虜彦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山南諸州皆為建所有復攻秦隴等州李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著與朱公力爭不足僅守有餘韓生所

謂入為扞蔽出為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為吾盾鹵耳

後蜀孟知祥初為西川節度使後唐天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前使於蜀洞知其利病因獻謀於重誨請以已為西川監軍庶效方畧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揖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使東西兩朝俱至破滅三川之人其

怨已深今既復来人情大駭固奉令不暇也即遣人執下階斬於階前其後朝廷每除劒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唐朝以夏魯竒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以密旨令制禦西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為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仁罕趙廷隱等

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劒門二年二月以遂閬既陷又粮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

倚任

書曰任賢勿二傳曰知臣莫若君則知魚水之契小大之用何莫繇斯覿夫僣竊之主委任所至絶疑慮之心杜讒邪之口用其方畧倚以事權或致效於當時或建功於不世開地千里專制一方幸獲保全未至覆滅者

亦可謂得信任之效也

前涼張軌為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

張天錫襲涼州牧燉煌索泮世為冠族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

前趙劉元海初即漢王位皆從祖劉宣之謀也故以宣為丞相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内外靡不專之王彌叛亂進逼雒陽既敗走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强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悦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徳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来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輙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

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

劉聰僭即帝位劉曜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餘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聘輔政永嘉之亂劉殷没於聰聰奇

其才而擢用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

後趙石勒初為劉元海輔漢將軍引張賔為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賔之勲也及勒為趙王累加賔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專總朝政位冠百寮常呼曰右侯謂賔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

石季龍僭稱居攝趙天王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及殺邃立子宣為太子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又

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復啟也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侍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慴州郡肅然

前燕慕容廆初為大單于既立四郡以統流人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勃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勃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以裴嶷為長史委以

軍國之謀𢇁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

慕容皝僭即王位以陽裕為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

慕容儁僭即帝位既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景茂暐字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

怒曰兄弟之間豈虚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慕容暐既嗣偽位以慕容恪為大宰録尚書事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大傅副賛朝政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其後暐境内多水旱恪評竝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暐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

前秦苻健僭即帝位弟雄字元才為佐命元勲健嘗曰

元才吾姮旦也及卒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又以中書令王墮著匪躬之稱健嘗歎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

符堅僭即符秦天王位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累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

護軍實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堅既平慕容暐命猛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事簡名英儁以補闕東守宰授訖毋又除王猛為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事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為卧龍卿以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内釐百揆外

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上疏讓不從乃受命軍國内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强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猛死堅哭之慟謂太子弘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堅季弟融封安樂王

固辭堅以為侍中銓綜内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

後秦姚襄初為并州刺史以王亮為長史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将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

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稱制行事以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為師及僭即帝位以緯為左僕射晃為右僕射伯支為從事中郎尚書萇疾篤召太尉姚旻及緯晃伯支等入遺授輔政萇謂興曰有毁此諸人者慎無

受之姚興初為姚萇偽太子萇死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軍以左僕射尹緯為長史緯與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及緯死興甚悼之

後蜀李班既嗣偽位以李壽録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懐等

後燕慕容垂僭即帝位以偽太子寳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揔大綱而已又以寳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髙陽王慕容隆録留臺

尚書事

北燕馮跋僣稱天王以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素弗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南涼秃髮利鹿孤嗣僞王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及利鹿孤寢疾令曰内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

南燕慕容徳僣即帝位以慕容鍾為司徒畧進奇策徳

用之頗中繇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遜爲佐命元勲德

平青州至莒城渤海太守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

以爲慶嘉於得卿也嘗外摠機事内參密謀

北凉沮渠蒙遜自稱凉州牧以燉煌張穆博通經史才

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後僣稱河西王

平酒泉得宋繇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

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将死也以子牧犍委託

之

僞燕劉守光僭竊於幽州有雲州人張萬進初為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守光厚遇之任為裨将守光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闗軍政一皆委任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七

册府元龜卷二百二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僣偽部

崇儒　務農　好文　禮士

崇儒

夫設庠序之教振洙泗之風有國者所以化民成俗也自晉室板蕩群雄競起跨州連縣僣竊大號而或崇尚儒術建設學校眀飲射之禮旌鴻碩之才亦區區之至

也

前趙劉曜既僭即皇帝位立太學於長樂宫東小學於未央宫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為大司徒又嘗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後趙石勒初為征東大將軍幽州牧立太學簡明經善

書史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及為趙王
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
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又親臨大
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既僭帝位命郡
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
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
述時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

勅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昏虐無道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

前燕慕容廆初為大單于昌黎公以平原劉讃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修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慕容皝既為燕王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

躭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又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

慕容雋僭即皇帝位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冑子

前秦苻堅既僭皇帝位立學校廣修學宫名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厲號稱多士又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優劣品而

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其後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

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
理稱舉學校漸興又令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
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
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又行禮于辟雍祀先
師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
後秦姚萇既僭即皇帝位乃立太學禮先賢之後其後
破苻登乃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
優劣隨才擢叙姚興既僭帝位時天水姜龕東平淳于

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雒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勑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其後立律學于長安名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

後蜀李雄既僭即帝位是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

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

北燕馮跋既僭稱天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

國濟俗寔所憑焉自頃喪難禮讓樂壞閭閻絶諷誦之

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

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

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

教之

南涼秃髪利鹿孤既僭稱西河王謂其群下曰二三君

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畧對曰古之王
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
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户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
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
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来遠人埀不朽也孔子曰不學
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
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南燕慕容德既僭帝位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

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

務農

夫僭竊之國疆宇尤隘武功是用兵食是資則有勸課區種引利溝瀆設官以勉之嚴罰以督之盖亦承天勢取地利勞来農事以豐年穀使國有儲峙民無流散為自固者之計矣故能抗拒征伐苟延歲月良在兹乎至於舉王者之事竊耕耘之名斯為僭禮何足尚也

前凉張駿為凉州牧以晉明帝太寧元年親耕籍田

西涼李暠稱涼州牧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寮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

後趙石勒為趙王元年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其後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巡行州郡核定户籍勸課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及僭即帝位親耕籍田

石季龍初稱大趙天王如長樂衛有田疇不闢桑業不

侑者賜其守宰而還及僭即帝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

前燕慕容皝僭稱燕王躬巡郡縣勸課農桑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之皝乃令曰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罰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

閑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

前秦苻堅僭稱大秦天王課農桑又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其後又遣使廵察四方勸課農桑又以

境内旱課百姓區種又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隷二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囧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襃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又下書曰今海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

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北涼沮渠蒙遜稱涼州牧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戶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好文

昔十六國之君皆以晉室衰微拓據境土然而居禮義

之鄉覩衣冠之俗積習生常遂革其性或著述詞賦或善工草隷延詞學之士游集於文義聚經史之言討論於典訓故先聖之言曰有教無類誠不誣哉

前凉張駿十歲能屬文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

西凉李暠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為凉公於南門外臨水起靖恭堂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後遷居酒泉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旣而秃髮傉檀

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而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暠又著槐樹賦以寄情盖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彦明等竝作又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前妻同郡辛納女卒暠親為之誄自題詩賦又數十篇

前趙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

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而善屬文

前秦符堅八歲請師就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食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及僭即位親臨太學考學生

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

苻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後秦姚興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初為偽太子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化之又與黄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及僭即位其給事黄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時凉州刺史王尚有罪禁南臺别駕宗敞等上表理

之興謂其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賔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手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吕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

琳瑯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濵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姫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采如何不可以區宇格物與悦赦敝之罪以為尚書

後蜀李雄僣偽位聽覽之暇手不釋卷

李班初為偽太子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䕫等以為賔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髙朗後人之莫逮也

李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

後凉吕光既破龜兹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宫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兹宫賦以譏之

後燕慕容寶初為僞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

蜀王衍自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能為豔歌或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

禮士

聘名士禮賢才葢有國之大方王者之盛德觀夫僭號假名之主亦乃備玄纁之禮馳蒲版之書搜隱遯旌巖穴或任高於義士或詢謀於全才善話是遵攜譿靡間故能專制土宇少延歲月天末悔禍何斯言之不誣

前凉張祚僭即帝位遣使者張興備禮徵宋纖為太子友纖時年八十篤學不倦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興遣其太子泰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皆不受

尋遷太子太傅

前趙劉元海初為左賢王時後部人陳元達少孤貧嘗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招之達不答及元海僭號又徵為黄門郎

劉曜僭即帝位徙都長安時天水楊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曜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

後趙石勒初為劉元海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

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楊桃豹逯明吴豫等為將率後以張賓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比也勒謂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

以綏之誰可任也賔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
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
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
室食其禄矣犬馬戀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
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
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
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
惠也勒默然張賔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

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禄辟其子明為參軍

石季龍既嗣偽位時天水楊軻隱遁劉曜徵不就居長安中季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邑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

永昌季龍每有饋餉輙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

冉閔既僭帝位備禮徵狄道辛謐為太常謐不食因卒

前燕慕容廆初為遼東公時晉昌黎太守裴嶷與兄子開投廆廆甚悦以為長史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有高瞻者隨晉東夷校尉崔毖伐廆于棘城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

慕容雋僭即偽位平范陽得太守李産歷位尚書雋敬其儒雅後與韓常俱傅東宮從太子暐入朝雋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慕容暐僭即帝位以安車徵上谷公孫鳳鳳初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至鄴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又徵平郭公孫永至鄴永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

前秦符堅初鎮關中將有大志聞華山王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元德之遇孔明也及僭即帝位遣使徵泰山張忠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忠辭曰年朽髪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辭曰昔因喪亂避太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

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堅又聞平郭公孫永年餘九十將備禮徵之歎其年老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後平襄陽堅素聞習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半耳及堅為慕容所圖乃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名於外殿與道安動靜咨問之

後秦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頴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扶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善歷級而進之不使有侯門之歎卿等宜明揚側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詔求賢弗曽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拓卿自識拔

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悦

後蜀李雄自稱益州牧既尅成都以山西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及雄稱僭成都王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加長生為天地大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

南燕慕容德僭即帝位先是封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

君子之稱慕容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

北凉沮渠蒙遜即西河王位平酒泉得宋繇繇初仕李歆歷位通顯蒙遜入繇室得書數千卷塩米數十斛而已乃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將死也以子牧犍委之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政治　求諫　聽納

政治

三代之道不可尚已一國之風有足觀者蓋為政之本在人則舉矣自五馬南渡五胡亂華國異政家殊俗法禁賦斂猶議其重輕武事文經各立乎制度故能摠攬

賢俊修定律令俾夫一方之氓知所歸嚮四境之内咸致樂康子皮曰國無小夫子曰雖蠻貊之邦行之矣信哉

前涼張軌為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中州避難来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張駿為涼州牧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朞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内參宿衛耳於是刑清

國富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内漸平

張重華自稱假涼王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孤窮

西涼李暠自稱秦涼二州牧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暠觀之大悦又起

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讃所志暠既還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

前趙劉聰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禄綟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隷各領户二十餘萬萬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

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隷以
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
劉曜襃僞位省酆水囿以與貧戸禁無官者不聽乘馬
禄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
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
後趙石勒初為趙王下書曰令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
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
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後依春秋列

國漢初佚王每世稱元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勲教國子擊剌騎射之法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又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縣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凖丞相司直又以百姓役業資儲未豐於

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釀者又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及僣稱天王行皇帝事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評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自令僕射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既僣即皇帝位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刑罰或服

勤死事之孤遐逅催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又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縣吏為立祠堂殖嘉樹凖嶽瀆已下為差等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荅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

石季龍僣稱居攝趙天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御乘

軺軒李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農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後稱大趙天王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奧為庶人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侍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然

前燕慕容廆初為大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

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幷州人為唐國郡廆甞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慕容皝嗣廆位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以久旱丐百姓田租

前秦苻健僭即帝位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

薄賦卑宫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

蘇焉

苻堅僭號大秦天王於是修廢職繼絶世禮百神課農

桑立學校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

以聞又遣使廵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

不能自存者及戎狄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

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

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堅以王猛

卒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自長安還安定修德政而行惠化
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顯
異之及破苻登後下書兵吏從征伐戸在大營者世世
復其家無所豫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
有褒贈下書有復私仇者誅之將吏亡沒者各隨所親
以立後賑給長育之又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姦穢
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

姚興襲偽位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為之立後又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命百寮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立律學於長安名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

興嘗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寃滯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邉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之罪罪之

姚泓既襲偽位下書士卒死於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

後蜀李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承制封拜時益州刺史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

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謡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

李雄僭稱成都王除晉法約法七章雄性寛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繇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戸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

後燕慕容盛僭即帝位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無搒捶之罰而獄情多實後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引見百寮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有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寛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

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每遣守
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
是朝野競勸焉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
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
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綿綉服以羅紈
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
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
令奉之

南燕慕容德僣即位於廣固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

北凉沮渠蒙遜僣稱河西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月百寮振肅及尅酒泉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閩王審知起自壠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

求諫

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況借其位號據有邦域處華於強大恐懼乎闕漏者也而有下令求言樹鼓招諫懸封爵箱篚之科級俟工瞽士農之損益信而克行豈不感哉

前涼張寔既襲父位爲涼州牧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箱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後趙石勒僞稱趙王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及僭即帝位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

石季龍僭號趙天王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熈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禀三光而中年

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緣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

前燕慕容皝初為大單于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及僣即王位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記室叅軍封裕諫之皝賜裕錢五萬明宣内外有

欲陳孫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後秦姚泓僭即帝位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

後蜀李壽僭即帝位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南凉禿髮利鹿孤僭稱西凉王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兹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事屢駕無

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

北凉沮渠蒙遜自稱凉州牧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彥致時雍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内外羣寮其各搜揚賢俊廣進芻蕘以救孤不逮

聽納

典午之中圮也藩籬非固姦宄並作亂華干紀竊號假

名據千里之疆僭稱我理感一顧之士各為其主日尋戈戟專用狙詐戰謀國體自任其胸臆庭諍廡議尚資於豪傑若乃動有過舉事非乗便激切以規正周旋以引喻而能遷思迴慮虛受無容雖不足徵亦各從其類者也

前涼張寔為涼州牧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佐大理凝丞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

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
政刑大小與衆共知若常内斷聖心則羣寮畏威而面
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
三等賜帛四十疋
張駿寔之弟為涼州牧時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
蒐講武將䑓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劉胤
猶守本險阻路遥為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
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

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救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所望以羊酒禮之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涖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乏饑要三倍之利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

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黄君吾不聞過矣黄君可謂忠之至也於是擢為燉煌太守又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

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綏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恥乎駿納之

張重華駿之子為凉州牧假凉王石季龍將麻秋久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内遣王擢畧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别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召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畧

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

前趙劉元海僭即漢王位都離石會歲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粮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

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雒陽如指掌耳此髙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尅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據進河東攻冦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劉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宫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切諫曜覧之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宫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

極弊而可不敬從明晦乎今勑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尋而終南山摧獲玉有隱文羣臣以為瑞中書監劉均獨以為亡國之象辯而言之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

罪之有乎

後蜀李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羅網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

不制也雄悟即還

李壽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横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餱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閲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憑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

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封裕以收入太重上書諫皝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

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墮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闕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臣既多官寮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録夫人臣

闕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謇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讎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慕容儁欲經畧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覈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雒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

百姓凋獘名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弁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恱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寛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

前秦苻生時將苻產既為姚襄所殺襄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慮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

苻堅時以樊世辱王猛既殺之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

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洪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高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時烏丸獨孤鮮卑沒奕干率衆數萬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内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與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虜之於内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雕叩馬而諫堅曰善昔文公悟

懲於虞人朕聞罪於王雖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既遣苻丕寇襄陽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品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

純風于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損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為諫議大夫

後秦姚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儁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

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姚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祥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諫以為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

徵祥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氐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無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祥守貳城興還長安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

後涼呂光宴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

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無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覇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

西涼李歆既嗣涼州牧將謀東征左長史張體順切諫止之及沮渠蒙遜伐歆歆將出距之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

北涼段業僭稱涼王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案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沮渠蒙遜爲西凉李歆敗於觧支澗復収散卒欲戰前

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髙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業宜旋

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夏赫連勃勃議討乞伏熾盤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

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盤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

伐之豈所謂乗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茍恃衆力因

人喪難匹夫猶耻為之而况萬乗哉勃勃曰甚善微卿

朕安聞此言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九